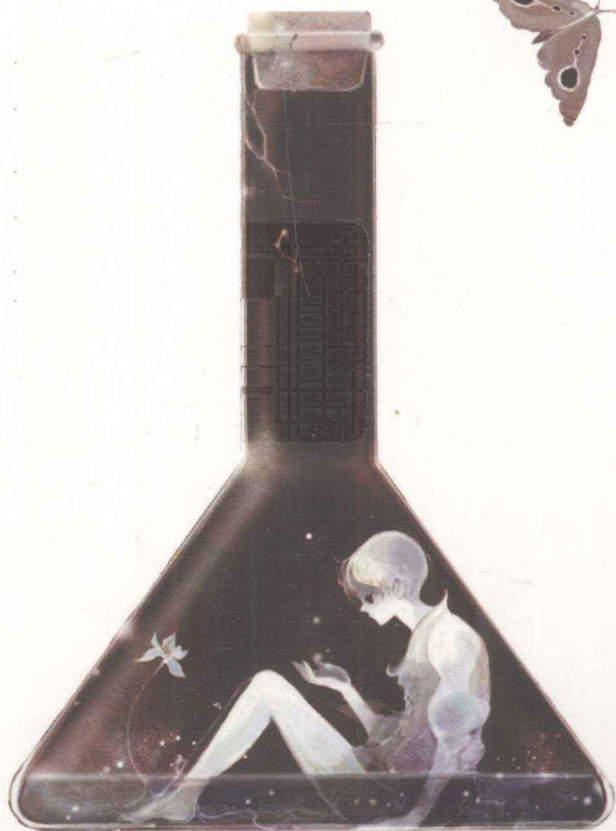


赎罪

不二小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赎罪 / 不二小姐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318-3948-4

I. ①赎… II. ①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3842号

赎罪

SHU ZUI

不二小姐 /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编:150016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策划出品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品人 金城
责任编辑 李旭 李文博
策 划 徐慧 杨婧
绘 图 Benyo
设计制作 陈少英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3年0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0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8-3948-4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20-87608715-321

赎罪

不二小姐/著

< 序 >

这本小说集里的所有小说加起来陆陆续续写了一年半，直至出版又历经了大概一年。以年为计量单位在漫长的人生里不是小数，但相对宇宙的零头，却只是标点符号似的散射。假如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里隐藏着某位全知的神，促使和旁观了整件事的发生——令我还在写，并暗暗下定决心为其奋斗终生——为此我感谢上帝。虽然我生来是一个不幸的怀疑论者，我所书写的，其实是关于对人生，对道德，对所谓可爱的永恒和美好，甚至对不断地书写本身所具备的含义和目的都倍感怀疑的态度。在我23岁时，因为许多的困惑和难以言说的情感而写，又因为写而发现越来越多谜团似的嘲讽，漂浮在那有巨大根茎的水面之下，最深处的黑暗，恐怕除了哲学家和死去的诗人无人能探究。不过没关系，书写本身就携带着词句之外的意义，无论任何形式，无论任何体裁，无论任何字眼，当我们想要找到某种事物的本质时，我们率先摸索到的总是自己。所以，现在回头看来，尽管小说里的某些篇章、段落描写得十分笨拙、幼稚、语无伦次，也丝毫构不成任何思想或结构，但那令

我再一次诚实地看到了，明白过去的自己，赤裸，无从躲避，站在目眩神迷的废墟里，非常费劲地想要假装经历过些什么，直到很久以后，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这一刻，意义就变成了经验，文本兀自轰然坍塌，又得以在现实里重建。

这本书的出版，我要感谢我的主编紫董轩，我的责编小意达，美编小白和画手Benyo。小说很多时候是在暴雨淋漓的图书馆完成的，感谢送伞的耳朵。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最后，这本书献给我自己，小说家所有想说的话都应该在小说里耗尽，围绕这本书所展开任何解释、追悔和补充的都是些虚浮的理论和废话，不如不说。希望我仍有足够的勇气和运气在那个令人着迷的世界里走远一点。

不二小姐

❀
赎
罪

< — >

九弯街惨案发生后第七年，蒋秋回到这里。

如今这儿昭然若揭呈现出的，已经是那种最为普通的老城区景况。绿化面积不大而居民众多，一栋栋矮旧的楼房紧挨着彼此，灰头土脸的墙面就像刚刚摸爬滚打回到家中的小学生，楼道狭窄，灯光昏暗，透过小小的玻璃窗，能看见窗外一排楝树在风中瑟瑟发抖。马路上总是很脏，几步就可见被随意抛掷的生活垃圾，譬如，一团肮脏的毛线，裂了口的皮鞋，甚至是前夜某个醉汉扶着栏杆呕吐出的残渣，在清洁工人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清扫殆尽之前，已经被急急忙忙赶着去上班的人们用鞋底、自行车轮子和突突的摩托车尾气冲撞得四分五裂。

从前她的家，10栋321，租住给了进城务工的一对夫妻。她站在街角，恰巧看见那妻子和女儿正拖着一箱废纸皮，吃力而缓慢地移步到收购站去，想必从前的家中，如今一定充斥着无数零零散散的杂物，女人的发膏发胶瓶瓶罐罐，男人的汗衫，还有那三个小孩要用到的练习簿，而在那杂乱不堪，

甚至毫无用途的漫山遍野堆放之中，比往昔更加清楚地呈现出一种生活的气息。

生活呵，如今于她已变成了一种苍白，汗毛直竖的束缚。

蒋秋看了看表，去罗利医院面试的时间还没到，她于是又漫无意识地，直直地朝前走去。在街心公园——从前这儿对她而言是一方巨大广阔的游戏天地——的花坛里，栽种着一棵孱弱细幼的侧柏，记忆之中那是要费尽全力才能够摸到它的枝桠的。蒋秋走过去，轻而易举地伸手拉弯了树顶一簇柔软的枝桠，这一刻她不禁迷惑了。不远处小学的放学铃声，一阵紧接着一阵欢快而响亮地奏起，打断了这种思绪。孩子们像潮水般涌出校门，有一两个胆大而早熟的男孩，停下脚步暗暗地窥视着她，另外一些年幼无知的，正急不可耐地奔向校门口肥腻廉价的香肠摊，或背对着树丛交换游戏盘，女孩们咯吱咯吱直笑，看着她们眼中心爱的英雄，举着一根拗断的树枝相互勇猛厮杀，她于是知道这些树为什么经年累月却没有长大，她的心里有一阵淡淡的惆怅，仿佛幼年时的自己也曾那样，歪歪扭扭地倒下。

“可我毕竟离开了这里。”她又想。

如果不是上个星期她在巴黎的演出休息时，在存放影剧杂物的货柜里寻找一双蓓蕾色的平跟鞋——根据编剧的设计，出自19世纪的公馆小姐们最感兴趣的款式，就不会在无意间看见那则报道，看见七年前拿来镇压鞋柜底层厚重浮尘的旧报纸，像一个业已衰毙但还拼死一搏的幽灵，至一阵呛人而四处胡乱扑腾的絮雾里，悄悄，悄悄浮起，向她面露狰狞地笑——只那一下，她魂飞魄散。

事实上，直到如今她也没有回过神，怀疑自己是做了一场梦。而梦没有

形式，没有划分重点段落，没有开头——假如她把离开这里，去巴黎居住的七年看做一场流光溢彩，美轮美奂的梦，那么现在她重回故乡，梦已然结束。但她迫有一种恶性的永无止境的循环意识，如今发生的一切不过仍然是梦的延续，她在巴黎的七年，亦可看做是用力分娩出梦外的一次小小出轨，她仍然居住在梦境之中，她接下来所要尽的义务和为完善自身的种种行为，仍然是为了那场梦服务，她不是受害者，而是终结者。

面试结束后，她沿着环绕城区散开的河边走，处于城南的这一带，建筑物已经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都是些零散的，像圈养在自家的小店铺，卖杂货、五金，收购废品和代人加工棉花，更多还是小吃铺，在齐心协力的毗邻而建中构成了一条斜长的主街，虽从未有过名字，倒也五脏俱全。此刻天色已微微昏暗，薄雾中有一抹夕照温柔地洒落余晖，街道里的热闹于是一点点地沸腾起来。

蒋秋身处其中，倒也任由儿时的记忆牵引，仿若盲人摸象，一步步要与童年的自己相逢，合力撰著出另一部《聊斋志异》。她先是看见“陈芬花坊”，忆起小时候曾在母亲节买过一大束康乃馨，然而待到凑近一看，柠檬色的招牌却有一层细细的灰，已经倒闭了。又看见“鼎记炖罐”，灰蒙蒙的玻璃门倒还和从前一样，仍然拘谨地摆放两三张破旧不堪的桌椅和那巨大的，像缸似的砂瓷瓮，她没发觉那原本总是沸腾的煤气炉里冷冷清清，自然也就没瞧见店门口歪歪扭扭“本店转让”四字。

其余的一些新开张的店铺，于她却是陌生的，像兀自生长在废墟的断层之上，见缝插针且生机勃勃。蒋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前进，不时能看见一两个热情的服务员，叉着腰甩着膀子在店门前吆喝，他们身后所传来的那一阵阵扑鼻的喷香和觥筹交错间，锅碗瓢盆的撞击就像一个诚心诚意的注脚。夜愈深，愈加喧闹了，人们一边大肆咀嚼着烤肉串，一边站在污水横流，

残破而会嘎吱作响的路灯下嘻嘻哈哈。习惯了在流光溢彩、变幻莫测的舞台上生活，习惯了在幕布即将掀起和落下前都屏息挽留那一种肃穆的宁静和后天拼命练习才得到的绷持张力。如今她感到放松。蒋秋打了个呵欠，自嘴里冒出的疲倦尚存温热，而她忽然觉察到鼻间微微发凉，有水滴在落，竟然下起了小雨。

人群于是四散奔走，恍若身临其境的是一处坍塌的舞台之上，道具被搬空殆尽，一切还原如初，然而这处坍塌究竟是舞台上的戏剧效果，还是所有可以用来架构的力量均被彻底打碎？她和故事，都变作了雏形，但还是有一些不留神遗落或渗透在身体里的碎片，隐隐约约地割刺着皮肤，叫人疼痛。蒋秋闭上眼睛，感受着那越来越磅礴的水珠，淅淅沥沥地浇湿她的眉毛、她的胳膊，她那湿漉漉的头发一缕一缕拧成团，狼狈地贴在额头上，她一边躲闪一边使劲睁着眼睛，看见一条窄巷里，起头的第一家正亮着灯，瓦斯呜呜地煽着热气，渲染在铜锣色的灯罩上。

夜色已经黑了，而她饥肠辘辘地坐下来，要了一碗面。

“加蛋另外加一元，葱和辣椒要吗？”酱油色围兜贴在肚皮上的女人从门帘里探出脑袋，那手势弹跳间撬开里间一丝充满油烟气味的缝隙，就从这缝隙间，蒋秋看见一把磨发亮的利刃，把肉沫切割得腥味横流，横七竖八摊倒在案板上，炉子上的水烧得正旺，背光中，一个矮小肮脏的身影连同裹着他的棉被被扔在阁楼肮脏的床褥上，仅仅能从那裸露出的半边肩膀和那不停颤动的呼吸间判断出，他一声不吭地昏睡着。

天啊，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他竟然还活着！蒋秋感到所谓好奇心贴于心室旁，使劲地抽搐了一下，才感到触电般的颤栗。因为，就在刚才那短暂的怔钝的相遇中，她已惊疑不定地辨认出——这个名叫陈阿当的男孩，在小学三年

级时，曾是她的同班同学。这个人不仅弱智，还身患重疾。每当那些疾病成群结伙，集体在他身上开始发作时，人们便只能手足无措地、眼睁睁地看着地上那一团口吐白沫，神情狰狞而扭曲，不断打滚抽搐的物体。她也曾，在累积那一次又一次的集体观影中，逐渐遗散流走所有滞留于体内的同情心。甚至这么多年过去了，惟有此事与旧日联盟时，做出了难得能保持一致性的结论，即，像这样一个人，是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的。

但七年后的今日，他还活着。

蒋秋盯着那块暗影，他的鼻息在墙壁上投伸出很庄重的触角，一抽一抽地像只温柔的蜗牛。她情不自禁地想到，阿当是否正在做一个梦呢？他还拥有做梦的能力吗？上帝会再恩赐下更瑰丽洁白的梦境以抵触不堪的生活面貌吗？灯影里他的影像兀然地发生位移，惊走了蹲坐在他被褥上的苍蝇，也吓了她一大跳，面朝外他无心地翻转过身，舞动着自己的胳膊——一寸一寸地舒展着那与增进智力、思想或使得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毫不匹配的四肢，胡乱地蹬了蹬后作罢。他的眉头还是笨拙地，像麦当劳标志一样吊得老高，唇朝下翻，吐泄出一丝古怪的微笑。

看起来有点像在哭，不过她相信他一定是做了甜甜的梦。

蒋秋低头看看桌上那碗面。她从前是没有来光顾过的，所以不知道原来是这样一碗稀薄寡淡的汤水，菜叶梗发黄，上面漂浮的肉渣好像自行掉落的毛发般干瘪，又仿佛在与某种生命体交相辉映。她吃第一口时，已觉得喉头发涩，有种烧糊的饲料味散开，可仍然吃着。仿佛除了这种简单的口腔咀嚼动作外，再没什么能使她专注。尽管这慰藉如此货真价实，却不过其实是加重另外一处空荡荡的听说。她放手让记忆予取予求，为所欲为，到头来到了这里，又发现在现实前，所有盖棺定论不过是一种自杀式的麻醉。窗外的雨越来越大，甚至逼进窗檐，顺沿着碗壁垂落，望出去，满街都映照被雨水洗过的霓虹色。

“多少钱？”蒋秋喝下最后一口汤，抬起头问。

眼前这个靠夜间販售小吃来赚取微薄薪酬，以供养那智障儿子的老女人，是她所能找到，与过去最为亲密贴近的联系了。蒋秋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她，后者正捏着一副坏掉的四脚镜，用两根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的指头，悻悻地把它推到鼻梁上。自从白内障复发后，她的眼睛只能斜斜地从眼角掉出来打量人。

“七块钱。”她头也不抬地说。

蒋秋低头翻弄着钱夹，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见板凳投射出的一条黑影，像毛茸茸的鞭子般打在她的脚踝上，她于是知道，她之所以没有被穿透，恰巧是因为存活在无比的具象之中，她不由自主地——想像着有一块玻璃可以被打破般，打碎那层隔膜以便触摸到过去。蒋秋伸出手臂，把钱放在掌心内，慢慢向前推去，“您，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吗？”她停住手臂，轻轻地说。对方警惕而惊讶地抬起头来。“我是……”蒋秋盯着她的脸，然而那人已经满不在乎地微微垂下脑袋，像拉响警报之后的放松。

“别问我，我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她的嘴巴嘟囔着。

< 二 >

居住在九弯街的人，很少有没听过赵丁一这个名字的。赵院长的儿子——曾经身患眼疾，一度快要失明，如今却成为罗利医院最优秀的神经外科医师之一。每周三清晨，那些像年久失修的健身器材般破旧，局部坏损的老人家，就会纷纷从摇摇晃晃，不太平稳的睡眠中醒来，打开灯罩，就着微曦的晨光翻掂着日历凑近看上一眼，“今天是赵主任值班。”他们絮絮叨叨，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位其实什么疾病也没有的假性患者，会开始起身洗漱，找病历卡，

把层层叠叠的秋衣、背心、毛裤像面粉袋子般，窸窸窣窣罩在自己瘦弱的身上，然后准备乘最早的一班车，去罗利医院。

而此刻，赵丁一端凝站着，在罗利医院的后门小花园里，喝一沏昨夜冷却的茶水，仰头。

“今天的天气不错。”他想。太阳的侧部颜色透亮，像颗被唾液浸泡许久的氟米松。昨晚他刚诊断出的一位高血压脑病病例，等下要提醒值班护士多开两盒舒血宁。病人的情绪很不稳定，思想负担很重，怕死——话说话来，这年头谁不怕死呢？尤其是站在这么明亮、浑厚、灼热的光罩子里，像喝一碗刚熬煮成金黄色的糖稀。赵丁一放弃了这种强光直视，下楼去工作。

他最先走过的是行政楼。这栋黑色的建筑整整有十六层高，顶端浑然一气，并排刻着四个篆字体“罗利医院”。作为该地区最老而有资格的三甲医院，纵列匾额两旁的照明灯，灯芯已经褪成了铀褐——大概是春天常被麻雀们用来筑巢。教工食堂的外墙和内檐以前是新鲜的柠檬黄，后来褪了，改漆大红，那颜色又热烈，又腥臭——倒有点儿像昨晚刚开的一台手术，垂体瘤三期，两根主动脉突然像被一口咬断的辣子面爆掉，血溅得到处都是。

赵丁一穿过眼科中心的中门，一楼的大厅还静悄悄的。只有伊本·西拿的大铜像数十年如一日地矗立着。一看见那阿拉伯人特有的鹰钩鼻子，他脑袋里的回忆神经就反射性地跳起来，想到还未得病那会儿，这里曾是他的主战场，攀住那只朝里弯垮着医药箱的手臂，可以爬到它略弯的脊背上，趾高气扬地朝下俯视。这个游戏一直到某天摔下，脑壳被砸出窟窿才停止。还有三楼那个荒旧的灰色杂物柜，在那里还不准用来堆放杂物前，可以藏在里面过夜。更不用说毕业后回来实习，先被安排到核磁共振室看了三个月的片子，没听说过有谁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整间屋子都像是一位患上了重度洁癖的女友一样，仪器只要被污物或津液所脏一点点，下班后就要留下清洗半天。

赵丁一还在走，低头看看手表，这是清早8点32分4秒的医院。他肯定

不是这里惟一醒着的人，但他或许是最熟悉这儿的人之一，离他三步远的中药房里，正蒸腾着熬滚八分熟的中药，后仓里有一伙人正小心翼翼地搬抬着不知道是德国还是日本制造的新仪器。护士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脱衣换班，急诊室微弱地闪着最后一盏明晃晃的小黄灯。有人历经劫难，终于虚弱而温柔地眯睁一只眼睛，有人却遭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停尸房的墙壁前几天被刷成一种捉摸不透的怪绿色（听说是有人恶意报复）。他闭上眼睛，想象着某块腹腔正剖出一团湿润的粉色肉球，然后是所有人，他跟着不自觉“嘘”的呼出一口气——他仍旧在这里。在这个方圆不过三公里，甚至从早到晚禁锢在某个象限的罐装人生里，他出生，游戏，生病，治愈，工作，获得价值与满足。但终究有一天也会在这里老去，死亡。

阳光贪婪地吮吸着他的鬓角，那是一个有点儿苍白，远甚于 33 岁青年的鬓角。

门诊室外已经排满了挂号的手臂，第一个要开颅的患者也在紧张地进行尿检。

然后，他——神经外科最年轻也是最勤奋的主任，站在外科的走廊前，消毒鞋袜，衣冠楚楚地推开那扇银色的大门，神情倨傲地俯视属于自己的王国。手术室雪白透亮，宛如一间中欧世纪的艺术画廊，止血钳、纱袋和医用透明质酸钠则是油画棒、画架和工笔，每一天，那些饱受调教和训练的高级工作人，在此飞快紧致地作业，抽取出千奇百种凄楚鲜活的黄、蓝、红黑，胶质，椭圆半球体或脉络丛乳头状，然后再将其一一掐死。在他第一次进入手术台观摩时是他第一次无须佩戴任何一种角膜接触镜，仅凭真实的双眼所撞见的，那也是他第一次亲自遗弃所有的教科书，教参和印象中所昭然宣称的，谬论。

瘤是坏的，是肮臭，有腥味的。

脑壳一被打开，最先看到是纹理分明的肌肉层，然后是脑膜，在内颅，他

骤然遇见那枚有幼童拳般大的良性肿瘤，它通身结实饱满的鹅黄色，埋藏在中枢神经旁。李主任愉悦地用镊子将底部微微挑动，它跟着乖驯地向上翻起，纵横的根须和动脉紧紧地缠绕在一块，没有囊变，没有粘液，惟独有像蛋清和蛋黄搅拌透的红和黄，交相辉映，反射出颤巍巍的浅紫色，胞浆浑然不觉地流出，甚至在脑神经全麻状态下，兀自活着。这一切令他想起太平洋群岛，裹着透明薄膜的水母在碧波里自在，欢畅地舒展着触角。

如此美丽。

整个手术过程中，他缄默不语，简直无法完成这次毛骨悚然的比喻。

亦就是从那一刻起，他隐约参透父亲坚持要他成为医生背后的深意。他说，这儿没有流水线，没有残次品，所有能重见光明的生命本身已是奇迹。而他们所要帮助的正是这奇迹中最美丽的瑰宝，大脑，因为惟有此使得所有难以拆散或重整的零部件，无所依孤零零地悬吊在一条细若毛发的绳上，千回百转装卸，却也无法造出惟一的相同思想的病人。

< 三 >

一周后蒋秋接到通知，面试通过。

又过了两个星期，她正式成为了罗利医院里的护士。

在这一切过程里遭遇到远超预想的顺利，竟像是包含了某种使命感。好像她生来就笃定了要走这一遭，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甚至说，这件事现在已经是事实了，她成功地溶解嵌入一处新生活。至于是真或假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自幼习假看假作假以假乱真，可却从来也清清楚楚，没有模糊过两者之间的界限。那日林主任一把撩起帘子让光线大喧，须臾哪怕只一人有点刨根究底的精神或是过剩的好奇心，幸而他们通通目不转睛，绕着她昭然若揭的美貌打转。

那本护士职业资格证其实是三个月前，在九弯街路口一家地下作坊里买的，一个穿黑汗衫绿棉裤的嶙峋二流子，大约是新手，手法很笨拙。她快快取了证，顺道又拐去了图书馆，借了《病理解剖学》和《医务人员使用手册》，以媲美当年读斯坦尼斯拉夫斯，读。其实仍然是欺瞒糊弄不过的，所以马不停蹄地报了培训班，除了周二外，每晚都去上病理解剖。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她告诉自己。现在仍使她感到踟蹰的并非过往十年在表演里取得的任何成就，也并非千里迢迢回到故乡扮一名巡房护士需要从头练习的职业操守和生活经验。而是在等待这场漫长，开放式的结局中，做惯了“虚假”的自己和“真实”的他人的她，真能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命运感吗？虽做了七余年的戏子，但台前哪怕跌忽了闪失了，都算是无伤大雅。而这一次不同，她把她整个儿的生命，当做了只能使用一次的道具。

“B型化验液瓶必须用碘酒做二次消毒……”蒋秋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心里默念刚才那匆匆一瞥，边端着一盆深橘色的化验液体往实验室走，护士长跑过来，圆溜溜的四肢像抽鞭的陀螺，连同簪在她顶上的那略微秃掉的发卡，在生机勃勃的自转中，不忘过来一拍她的肩，“往回走，两点半有一场手术，抓紧去吃个饭！”

最初设定的脚本现在扮演起来像一则形而上学。工作表面是老老实实的八小时制，午休一小时，包括两轮巡房，填写一叠手术记录单，打套管针，（她竟然很快学会了）协助器械护士点数，帮医生穿手术衣，调节电刀，送病人回病房并交接病历，等等。实际上一忙起来，时间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蒋秋走进食堂，点了一份A餐，一点碎莴苣，蒸南瓜，番茄蛋汤，搭配一条皱巴巴的炸鲫鱼，干瘪无味。她皱着眉，用筷身和余光揉搓翻检着其余一切可能构成竞争，侵害和机遇的客体，将其收入可以受控的范畴。放眼望去，明明是无处不鼎沸，然而她的美貌和惯性姿态却也确定了自己能够作为寂静的局部独立存在。顺应

着众人的步伐慢慢吃掉了小半碗米饭，蒋秋返回办公室，爬上一张带着尼龙靠背的高脚椅，脱掉鞋，蜷缩起脚。

这是一个几乎不会有人出现的时间段。她把脸垂埋进膝盖，一簇刘海用力地从雁帽里顺势醒来，细脚踝下，拇指跟与食指跟合壁塌陷处的白色棉布在一张一合呼吸。她就这么歪歪扭扭地靠着，实际却是蓄势待发于女性神秘的第六感——这个姿态是从前千锤百炼中，淬取出来漫不经心的最美。她知道自己此刻在等待，片刻记忆里散落出那一个套着粗肥干瘪戏服的小临演，强颜欢笑，眉宇间却又始终带着一丝不合身的倔强，苦苦久久坐在一张小椅子上。如今她知道自己已不会再等太久。或许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但确实有这么一天，这么一刻，万籁寂静，连风也没有，只听见那只猎物的左脚意大利皮鞋底磨蹭地面，很委婉的一声“蹬”，顷刻万物同归聚于显微镜下，便能看到一皮囊淡黄色毛发咻地自燃，像是深海水母又像是初春雌猫，飘出若有似无的一丁芬芳。这种三分本源七分醞炼的欲拒还迎，欲说还羞，从来是表演里可遇不可求的高境界。她却无师自通。

她等着那只脚，然后是另一只脚，像是带笑似的并行挪过来。

后来她知道了，那人叫赵丁一。赵，丁，一。她轻声呢喃着这三个字，心中反射性想起的却是那张略凹，肥胖，扁平，像面团被发酵之后所揉捏拉出的脸，曾令她感到憎恶，作呕，却在某一日后猝然消失的脸。不，她简直不敢再想下去，只能悲哀地软软吐出一口气，阖上眼睛。目标正在缓慢犹疑地凑近，停顿，正四下张望——他的本意或许只是路过，但瞬间，毫无防备的单纯的视线被迷惑了，不由自主地喷出某种消毒药水般洒落下，在她的唇，眉毛，眼睑上一粒因熬夜而肿凸起的小疙瘩，胸前的乳白色工作牌。这无声的赞美一兜紧接着一兜淋下，她沐浴得几乎要打起冷颤来。